

# 从《汲黯传》解读忠廉勤能

宋志军

汲黯作为汉武帝时期的一位重要大臣，其一生历经沉浮。几度在朝廷和地方任职，在伴君如伴虎、相互倾轧、勾心斗角的官场，能够始终做到朝廷信任、同僚敬重、百姓爱戴、后世敬仰，可以说是极其难得，千古一人。就连一向刚愎自用、好大喜功，喜欢颂歌盈耳，同时又待人苛刻、屡施雷霆之怒的汉武帝也说：“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要知道在他执政的五十四年里，十位丞相除一人在他死后留任外，其他十二位有五位下狱治罪和自杀，七位被免。而屡逆龙鳞的汲黯竟能善终，死后哀荣，还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真算是奇迹了。

奇迹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密码？近读著名作家李乃庆的又一力作《汲黯传》，掩卷深思，略有所得，遂成此文。

大臣是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他们的道德品格、干事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历史时期政治是否清明、社会是否安定、百姓是否乐业。特别是封建王朝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朝廷对于大臣的要求是很高的，这些要求集中体现在忠廉勤能上。而在汲黯身上，这四个字被他践行到了一个极高的境界。

忠，忠诚，忠心。在朝廷完全操控大臣生死荣辱的前提下，雷霆雨露，皆是君恩。很多人为了身家性命和荣华富贵，往往把忠理解为“忠一人”，一切看皇帝的眼色行事，以皇帝的好恶定行止。在遇到雄才大略的明君时，还能保持一些节操，做一些事情，而遇到荒淫无度的昏君时，则很难保全自身，甚至会附迎媚上，助纣为虐，看是忠臣，实为佞臣。而汲黯则不同，他把“忠一人”和“忠天下”统一起来，在汲黯看来，忠君、忠国、忠民是不可分的。“社稷之福乃百姓之福，君王的江山乃百姓的社稷，百姓衣食无忧，君王就江山稳固”。汲黯祖上世代公卿，到他已是第七世，显贵的出身、严格的家庭教育，使汲黯这个“官七代”身上丝毫没有骄奢淫逸，而是严格自律，满脑子都是忠君爱国爱民的思想。在其入仕之后，终其一生，他都是这么做的。他屡次向汉武帝进言，广纳天下贤才；屡次犯颜直谏，直指皇帝的缺失；畅所欲言，直言大臣的优劣；不畏权势，敢于尽职尽责。这一切，都是为了江山社稷，而不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和身家性命。在《汲黯传》里，我们可以读到很多“金句”，由汲黯的口中说出，但每每会让读者“眼前一亮”，由衷地生出同感。

廉，廉洁，清廉。“廉”与“贪”形成对照，是官员从政的第一要求。然而自古及今，很多人对于“廉”的认知停留在不贪钱物上，而真正的“廉”还体现在不贪名、不贪功、不贪位上。汲黯在历史上以廉明著称，他所持的“廉”就是不贪利、不贪名、不贪功、不贪位。他从太子洗马进入朝廷，历任过朝廷很多官职，太子洗马、谒者、主爵都尉、中史大夫、右内史等，位列九卿，又多次出任东海太守、淮阳太守等地方大员。他在任朝廷官员时，在京城生活朴素，不居高宅华堂，而且长期将妻儿置于濮阳老家。在出任东海太守、淮阳太守时，他体恤民生，爱民如子，从不为自己立功、立名。他不仅自己不贪利、不贪名、不贪功、不贪位，而且对于那些表面公勤、暗地里另做一套的“两面人”深恶痛绝，多次痛斥。比如对于历史上有名的酷吏廷尉张汤，汲黯就曾多次在汉武帝面前指责他：“你身为正卿，却对上不能弘扬先帝的功业，对下不能遏制天下人的邪恶欲念。安富富民，使监狱空无罪犯，这两方面都一事无成。相反，错事你竭力去做，大肆破坏律令，以成就自己的事业，尤甚者，你怎么敢把高祖皇帝定下的规章制度也乱改一气呢？你这样做会断子绝孙的。”并怒不可遏地骂他，“天下人都说绝不能让刀笔之吏身居公卿之位，果真如此。如果非依张汤之法行事不可，必令天下人恐惧得双足并拢站立而不敢迈步，眼睛也不敢正视了。”对于田蚡、主父偃、公孙弘等阿谀奉承的权贵，汲黯也总是嗤之以鼻，不屑为伍。对于先为知己、后来做了大将军的卫青，他是待之如初，不卑不亢，不趋炎附势。他之所以能做到如此高风亮节，是因为他对于名利荣辱看得很开的缘故。

勤，勤奋，勤勉。这是看一位官员对待职守的态度。很多官员把勤字用在了干事的时间多少上，而汲黯崇尚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他的“勤”更多地体现在对于重大事情、重要决策的思考决策上。东越的闽越人和瓯越人发生攻战，汉武帝派汲黯前往视察。他未到东越，就折返而归，对汉武帝说：“东越人相攻，是当地民俗本来就如此好斗，不值得烦劳天子的使臣去过问。”河内郡发生了火灾，绵延烧及一千余户人家，汉武帝又派汲黯去视察。他回来报告说：“那里普通人家不慎失火，由于住房密集，火势便蔓延过去，不必多虑。”这样的行为看，汲黯怎么也不像个“勤政”的官员。但当水灾发生，皇帝派他前往救灾时，他却跳到水里，带头堵决口，并说决口不堵住，就不上岸。他到东海和淮阳做太守时，经常深入百姓、体察民情，又体现出一片勤政爱民的赤子之情。汲黯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行路的时候也不忘思考国家大事。可见，表现在汲黯身上的“勤”不仅仅是“身勤”，还有“心勤”“思勤”。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比较重视实事求是、务实重干，而不是热衷于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扎花架子。

能，能力，才干。官员要有所作为，没有能力不行。能力也有真假，花拳绣腿看上去也是能力，但却无用。真才实学有时候朴实无华，却能临机发挥，派上大用场。汲黯无疑是有着卓越才能的大臣，他的能力体现在上报国家、下济黎民上。朝廷之上，他每每建言献策、忠言进谏，匡扶时弊，推行仁政。汲黯多次向汉武帝进言，在全国范围举贤纳士，为国家延揽人才，汉武帝时期的东方朔、朱买臣等都是通过举贤而入仕的，这其中不乏汲黯的功劳。对于匈奴的战争，汲黯向汉武帝大胆举荐卫青、李广、霍去病等将领，为汉朝抗击匈奴起到了很大作用。汲黯的“能”还体现在临机决断、一心为民上。他去河内郡视察火灾，但当他走到河南郡，眼见当地贫民饱受水旱之灾，多达万余家，有的竟至父子相食时，便假借皇帝的符节，下令开仓放粮、赈济百姓，并不怕承担假传圣旨的罪责。他在任淮阳太守时，因为身体多病，汉武帝允许他卧阁而治，但他并没有因此而使地方政务荒废，而是把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

汲黯作为汉朝一代名臣，在后世的知名度并没有司马相如、东方朔、朱买臣等名气高，因为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东方朔的滑稽故事、朱买臣的马前泼水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几乎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他也不像张汤、卫青、张骞等有名，因为他的故事没有他们的故事那么著名。汲黯一生，大多在汉武帝身边做事，任地方官员时，也是奉行无为而治。可以说，他是一个做实事而不务虚名的人。但在河南省淮阳县，汲黯的名字却深入人心。因为在最后的从政岁月里，汲黯在这里生活了七年，死后还葬在了这里。临近的郸城县汲冢镇，就是因为汲黯的坟墓在这里而得名。

《汲黯传》的作者李乃庆，近年来著述不断，《史官》《无路之路》《博物馆长》等长篇小说一经问世，广受欢迎。同时，他也是一个文史研究员，长期担任太昊陵博物馆的馆长，又担任过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工作的关系使他对于地方的历史名人了解很多，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又使他总想把这些历史名人从尘封的历史中呼唤出来，为淮阳的地方文化增光添彩。本着一颗赤子之心，李乃庆近年来先后创作了《秦楚情仇》(上下卷)、《符氏三皇后》、《汲黯传》等。据说他的另一部新作《黄霸传》也已经完稿，不久即将面世。

一部好的小说为什么会吸引读者读下去，无外乎这几个因素：环环相扣，跌宕起伏的情节激起读者的好奇心；命运多变，情感真挚的人物引起读者的共鸣；哲理深刻，妙语连珠的文笔开启读者的思考。《汲黯传》做到了以上三点。这部小说情节动人，语言生动，充满着人文情怀，好似邻家大哥在讲述一位熟人的故事，并不像一些历史小说那样，端着高大上的姿态，不食人间烟火。正如作者所说，这部书是他写作最累的一部作品、在写作的过程中多次流泪的一部作品。

# 《殷芸小说》里的咸阳宫“方镜”

岳霄

殷芸(471年~529年)，字灌疏，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人，南朝梁文学家，武帝时曾经命作小说三十卷，世称《殷芸小说》。

《殷芸小说》卷一记载了一个神奇的故事，汉高祖刘邦和项羽灭掉秦王朝以后，“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府库，金玉珍宝，不可称言。……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掩心而照之，则知病之所在，见肠胃五脏，历然无碍。《杂记》作以手扪心而照之，则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始皇常以照官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高祖悉封闭以待项羽，羽并将以东，后不知所在。”

《殷芸小说》里记载的这块咸阳宫“方镜”是否可信呢？这需要先对“小说”做一番探究。

“小说”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

庄子所谓的“小说”，是指琐碎的言论，与今日小说的概念相差甚远。汉代有了“小说家”之称，小说开始走进文学的殿堂。

东汉桓谭《新论》：“小说家合残

从口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班固《汉书·艺文志》：

的暗箱；“以手掩心而照之，则知病之所在，见肠胃五脏，历然无碍”，这简直就是透视用的X光机了。X光机是摄影技术在医学和工程领域的应用，与照相机同出一脉，只不过使用的光源和胶片不同而已。

咸阳宫里的这块可以产生“倒影”、可以透视人体的“方镜”，“高祖悉封闭以待项羽，羽并将以东，后不知所在”，可惜现在已经无法看到了，实在是遗憾。

《殷芸小说》里记载的这块咸阳宫“方镜”是否可信呢？这需要先对“小说”做一番探究。

“小说”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庄子所谓的“小说”，是指琐碎的言论，与今日小说的概念相差甚远。汉代有了“小说家”之称，小说开始走进文学的殿堂。东汉桓谭《新论》：“小说家合残

从口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班固《汉书·艺文志》：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这与今日小说的意义比较接近了。在历经魏晋南北朝及隋唐长期的发展，小说有了明显的改观，题材、内容与写作方法都丰富起来，形成笔记与传奇两种小说类型。宋代开始具有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两种不同的小说系统，奠定了明清中国小说文本式样的基础。

《殷芸小说》是第一部以“小说”命名的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殷芸身在小说转型的南北朝，他的书既然名为“小说”，那其中收录的文字自然是为当时人视为“小说”的东西。其内容主要有逸事、地理、杂记、别传、琐言五类，而其中的主体则是逸事和琐言。这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小说的理解，即主要将逸事、琐言当作小说。逸事也写作“轶事”，一般是指人们不太知道的事情，大多是在正史书上没有记载过，零零星星没有经过汇集，靠各种史料记载或口传的事迹。不少逸事在流传过程

中，经过人们的丰富、加工，富有一定的文学色彩。既然是刘项争霸时期的逸事，虽距殷芸生活的年代已有六七百年，但杂纂故书是《殷芸小说》中的一大特点，殷芸是不会凭空臆想出来一块咸阳宫“方镜”的。余嘉锡云：“考芸所纂集，皆取之故书雅记，每条必注书名，与六朝人他书随手抄撮不注出处者不同。”可以认为，《殷芸小说》中的故事相对有真实性可言。

通常认为现代摄影术由欧洲肇始，但中国春秋时代的墨子发现“小孔成像”现象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早在公元前200多年的秦始皇时代中国就有了可以产生“倒影”的“方镜”，那么世界摄影史可能就要改写，这非常值得摄影史学者进一步考证。

即便这块神奇的咸阳宫“方镜”是殷芸幻想出来的，那也十分了得。1500年前中国的殷芸就把摄影术用“小说”刻画出来了，这也算得上是为世界摄影史写下了重要的一笔。

## 家乡戏

郭文艺

越调《白奶奶醉酒》是戏剧名角毛爱莲老师的得意之作，她那经典的舞台形象和圆润饱满的唱腔深得豫东一带人们的喜爱。小时候每遇电视台播放这出戏，父亲都要放下农活儿，蹲在老屋的墙角，守着老旧的黑白电视一鼓劲儿看完再起身。尤其是戏里唱：“适才房中，打了一个盹儿，张灯结彩嫁闺女儿……”一段表尽，白奶奶用手抚摸那一肩高高的酒缸，双眼呈现出朴朔迷离的光，父亲看着那酒缸，不自觉地砸吧砸吧嘴。

村里有个和父亲年纪差不多的女人，因走势和声腔均和毛大师在剧中的表演相仿，便得了了个雅号叫“毛爱莲”。大伙儿扛着锄头下地，田间梗头碰面，总免不了调侃她几句。一阵乐呵后，干起农活来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时兴在电台点播戏曲送祝福。我的家乡也不例外，有钱的人家逢老人过大寿，会去点播一出全场戏，一般会在午后播放，晚上再重播一次。那时，点播次数最多的当属任宏恩先生主演的豫剧《倒霉大叔的婚事》。《月下相会》这段唱词，让父亲听得如痴如醉：“月光下，我把她仔细相看，只见她羞答答低头不言，看打扮她有一手好针线，早闻知编织上她手艺不凡……”剧中的常有福和魏淑兰两人月下蛙鸣中相见，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是典型

的父辈时代的规范，不急不躁、保守文明又不失幽默的男角儿使得台下掌声如雷。温柔贤惠、朴素大方的女角儿魏淑兰自然成了父辈们不能忘怀的艺术形象。

父亲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时，爱斜倚在院中老桐树凸起的根上，搂着他那木箱似的半导体，听豫剧名家杜启泰在《侃公公娶媳妇》中的一段唱词：“常言说儿是冤家女是愁，八辈子才熬一个绝户头……”父亲听得老泪横流，这个时候，我们兄弟三个都远远地站着，谁也不敢上前为他擦拭。

父亲爱听家乡戏是受祖父的影响，当年越调大师申凤梅常来我们村里唱戏，因村东有个百年老集——沈岗集。平时四邻八乡都赶这个集，逢年过节自然是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戏台搭在集南，那时也没什么音响设备，围个简易的圈儿就是戏台，唱念全凭肉嗓子喊。《收姜维》是申大师的杰作，往往是这边还没开唱，前后左右便围了个里外三层。祖父最爱听大梅的戏，总能站一个最靠里的位置，父亲就骑在祖父的脖子上听，听到精彩处，人们高昂的叫好声可以淹没整个村庄。

最让祖父、父辈们过瘾的，是农历二月二到三月三的南顿故城庙会。

庙会期间，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南北挑脚人云集一处。

会场南侧几座戏台对着搭起来。

戏台下的空地上，人头攒动，黑压压一片。

父亲就挤在这些

人头中间，像小时候祖父驮着他一样，驮着小小的我。

锣鼓齐鸣，足足要敲打五六分钟，稍后，锣鼓声戛然而止，演员上场，亮相。

摆大旗的一般都是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头扎五色花，腰系大红腰带，一排三四个，戏场大的也有五六个人的。

分左右两对，绕台上走步摇旗，这当口锣鼓声再次响起，密集处，后台猛地窜出一武式上来，打一大花脸，持一大花锤，绕戏台空翻连环，来回耍上几通，后翻一纵，站定，腔口一喊，台下群众憋足了劲，喊一声“好”。

父亲不会大声叫好，我把手垂在父亲的胸前，能感受到父亲的心脏“咚咚咚”像个小锤子在敲打。

这时，再看台下，黑压压的人头

中，静得能听到各自的呼吸声，站在前排的老头儿精气神比台上还足，手指里夹着的烟头都烧到了手，却浑然不知；贴烧饼的忘记了揉面，面团硬生生地蜷缩在案板，炉子里早贴的几张饼忘了出炉，掉进了炭火，已化为灰烬；炒凉粉的表情凝固，半张着嘴盯着戏台，锅里的凉粉冒着黑烟，蒜苗和着凉粉独有的香味，慢慢烤焦，摊主忽然想起，连忙手忙脚乱地添把蒜苗，朝锅里上下翻动几铲，堵上火，让喷香的凉粉舒舒服服地躺开来。

父亲是要听上大场戏才去选农具的，父亲挑选农具的样子和看戏一样认真。拿起一把扬叉双手握住，做了几下扬麦子的动作，看是否得心应手，使得来；再反转回来，眯起一只眼睛，像木匠打墨线一样，照一照扬叉是否直；抓紧了扬叉，从头到尾，详观每一处，有没有裂痕、树疤，有没有经雨淋，打磨的纹理粗不粗、木料细不细。看罢，父亲较为称心，掏了钱，往肩膀上一撂，另一只手扯着我，继续返回戏台下听戏。这当口，豫东红脸王谢庆军老师的《刘墉下南京》唱得正热闹：刘三秀带人马离了北京，人马哄哄朝前涌……

台上热闹，台下更热闹！

时光真快，不知不觉我也活成了父亲当初的样子，土里刨食，一脸的络腮胡。遗传着父亲的情怀，喜欢着各种家乡戏的唱念做打。

##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周口报业传媒集团宣